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 
第三十五回 捐巨資綉袴得高官 吝小費貂璫發妙譚

話說閻二先生自從代理太原府以來，每日上院稟見撫台，以及撫台同他公事往來，外面甚是謙恭。雖然缺分苦些，幸而碰著這種上司，倒也相處甚安，怡然自得。不料一日正坐衙中，忽然院上發來一角公事，折閱之下，乃是撫台下給他的札子。前面敘說他集款放賑如何得力，接著又說：「現在已交冬令，不能布種；若待交春，又得好幾個月光景。這幾個月當中，百姓不能餐風飲雪，非再得巨款接濟，何以延此殘生？該員聲望素孚，官紳信服。為此特札該員迅速多集款項，源源接濟、幸勿始勤終惰，有負委任」各等語。閻二先生接到札子，躊躇了半夜。次日上院，又要顧自己面子，不敢說上海不能接濟的話，只說已經打了電報去催，大約不久就有回信的。撫台聽了，無甚說得。過了三日，又下一個札子催他。

（貂璫：原為帽子上的一種飾物，後因為宦官冠飾，便為宦官代稱。）

他弄急了，便和一個同來放賑的朋友，現在他衙門裡做帳房的一位何師爺商量。何師爺廣有韜略，料事如神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撫台一回回的札子，只怕為的自己，不是為的百姓罷！」閻二先生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何師爺道：「現在太原府的百姓都已完了。到了春天，雨水調勻，所有的田地，自然有人回來耕種。目下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往往走出□里、八裡，一點人煙都沒有，那裡還要這許多銀子去賑濟。所以晚生想來，一定是撫台自己想好處。他總覺著你太尊上海地方面子大，扯得動，一個電報去，自然有幾□萬匯下來，那裡曉得今非昔比，呼應不靈！」閻二先生道：「如今上了他的圈套，要脫亦脫不掉。你有什麼好法子呢？」

何師爺此時雖然挂名管帳，其實自從東家接任到今，一個進帳沒有。而且這位東家又極其苛刻，每日零用，連合衙門上下吃飯，不到一吊錢。就是要賺他兩個，亦為數有限。這個帳他正管得不耐煩。如今聽了東家的話，他便將計就計，相好了一條計策，說道：「太尊明日上院，只消求撫台給晚生一個札子。晚生拚著辛苦，替太尊回上海去走一趟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札子上怎麼說法？」何師爺道：「勸捐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目下捐務已成強弩之末，況且上海有申大先生一幫在那裡，你人微言輕，怎麼會做過他們？」何師爺聽了，笑道：「勸捐是假，報效是真。」閻二先生聽到「報效」二字，便曉得其中另有文章，連問：「報效如何辦法？……」何師爺道：「若照部定章程，開個捐局專替山西辦捐，人家有了銀子，不論那裡都好上兌，何必定要跑到你們局裡。此我所以不說勸捐，而說勸人報效：因為勸捐是呆的，報效是活的。我只要撫台上一個折子，先說本省災區甚廣，需款甚繁，倘有報捐在一萬兩以上者，准其專折奏請獎勵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能捐一萬銀子的有幾個呢？」何師爺道：「晚生的話還沒有說完。捐不捐在他，出奏的權柄在我。能捐一萬銀子的固然不多，只要他能夠捐上六七千，我們同撫台說明，算他一萬，給他一個便宜，人家誰不趕著來呢。合起捐官的錢來，所多有限，將來一奉旨就是特旨班，人家又何樂而不為呢。這筆款子叫名是山西賑濟，賑濟多少，有甚憑據？盡著撫台的便，隨他愛怎麼報銷就怎麼報銷。如此辦法，撫台有了好處；一定沒別的話說。你太尊就是要調好缺，過府班，都是容易之事。他還肯再叫你在這太原府喝西風嗎？」

一席話說得閻二先生不覺恍然大悟，連連點頭，連稱「你話不錯……」。又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明天我就上去照你的話回撫台，這個札子一定是一要就到。但是你一無官職，他下札子給你，稱呼你甚麼呢？」何師爺道：「太尊辦了這幾□萬銀子的捐款，還怕替晚生對付不出一個官來？起碼至少一個同知總要印光的了。」閻二先生笑了一笑，心上也明白：「將來一個官總得應酬他的，准其明日等把話同撫台說好，隨後填張實收給他就是了。」

商量已定，次日上院，便把勸人報效的法子告訴了撫台。又道：「我們山西沒有外銷的款子，所以有些事情絀於經費，都不能辦，現在開了這個大門，以後盡多盡用，部裡頭還能夠再來挑剔我們嗎？」撫台聽了，如果甚喜，便問：「這件事仍舊要到上海去辦，那裡有錢的主兒多，款子好集，但是派誰去呢？」閻二先生便把何師爺保舉上去，又說：「這何某就是上海幫著卑府辦捐，後來又同到此地放賑的。此人人頭極熟，而且很靠得住。委他勸辦一定可以得力。」撫台道：「你老哥想出來的法子就不錯，保舉的人亦是萬無一失的。」說著，便叫人請了奏折師爺來，同他說知底細，一面拜折進京，一面就下公事給何師爺，委他到上海勸辦。次日何師爺上轅謝委，一張嘴猶如蜜糖一般，說得撫台竟拿他□二分器重。

閻二先生又趁空求調好缺。撫台說：「我亦曉得你苦久了，要緊替你對付一個好缺，補補你前頭的辛苦。你由知州保直隸州的部文已到。這回賑濟案內，我同藩台說，單保一個『過班』尚不足以酬勞；所以於『免補』之外，又加一個『俟補知府後，以道員用』。兄弟老實說：這山西太原府一府的百姓不全虧了你一個人，還有誰來救他們的命呢？就是再多給你點好處也不為過。」閻二先生聽了，謝了又謝。不久撫台果然同藩台說了，另外委了他一個美缺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位何師爺名順，號孝先，乃是紹興人氏。自從奉了委札，便也不肯耽擱，過了兩日，遂即上院稟辭。又蒙撫台發下來二百銀子的盤費，又有在省的上司、同寅托他到上海辦洋貨買東西的錢，倒也有二三百兩，一共約有五百銀子光景。他便留起二百兩當盤纏，拿那三百兩換了現錢帶著。走到路上，遇見那些被災的人鬻兒賣女的，他男的不要，專買女的；壞的不要，單檢好的。那些人都餓昏了，只要還價就肯賣人。人家討價，譬如□歲的人只要□吊，五歲的只要五吊。全還價，每一歲只肯出五百小錢。人家想錢用，沒得法子，只好賣給他。於是被他這一買，不到三天，竟其買到五□多個女孩子。他一路之上為這五□多個女孩子倒也花得盤費不少。到了上海，檢了幾年年紀大些，面孔長得標致些的留下，預備將來自己收用。其餘的或是賣給親戚，或是賣给朋友，總收人家好幾倍錢。末後又剩下二□多個沒有人要。幸虧他上海人頭熟，找到一個熟識的媒婆，統通交了他，販了出去，大大的賣了一筆錢。後來這些女孩子也曉得被媒婆子一齊賣到一個何等所在。做書的人既非目睹，說說亦是罪過，也就付諸不論不議之列了。

且說何師爺回到上海，便自己另外賃了一座公館，挂起「奉旨設立報效山西賑捐總局」的牌子。未到上海的前頭，已吩咐手下人等不准再稱何師爺，須改口稱老爺。靠著山西巡撫的虛火，天天拜客，竭力同人拉攏。有人請酒，一概親到。如此者應酬了一個月下來，居然有些人上他的吊，報效一萬銀子的有三個，八千銀子的有四個，六千銀子的有□來個。一面上兌，一面就打電報給山西撫台，替人家專折奏請獎勵。真正是信實通商，財源茂盛。等到三個月下來，居然捐到三□多萬銀子，他一齊作為六七千報銷上去；下餘的都是他自己所賺。山西撫台得了他這筆銀子，究竟拿去做了什麼用度？曾否有一文好處到百姓沒有？無人查考，不得而知。

單說何孝先自辦此事以來，居然別開生路，與申大善士一幫旗鼓相當，彼此各不相下。畢竟他是山西撫台奏派的，卻也拿他無可如何。又過些時，何孝先私自打電報托山西撫台於賑捐案內兩個保舉，從同知上一保到道台，又加了二品頂戴。從此搖搖擺擺，每逢官場有事，他竟充作大人物了。偶然人家請他吃飯，帖子寫錯，或稱他為「何老爺」、「何大老爺」，他一定不到。只要稱他「大人」，那是頂高興沒有。從此以後，羨慕他的人更多，不是親也是親，不是友也是友，都願意同他往來。就有他一個表弟，是從前瞧不起他的，如今見他已做了道台，居然他表弟到上海也就來拜他了。

他表弟姓唐，行二，湖州人，是他姑夫的兒子。他姑夫做過兩任鎮台，一任提台，手中廣有錢財。他表弟當少爺出身，□八歲上由蔭生連捐帶保，雖然有個知府前程，一直卻跟在老子任所，並沒有出去做官。因他自小有個脾氣，最歡喜吃鴉片煙，□二歲就上了癮，一天要吃八九錢。人家都說吃煙的人心是靜的，誰知他竟其大廖不然：往往問人家一句話，人家才回答得一半，他已經說到別處去了。他有年夏天穿了衣帽出門拜客，竟其忘記穿襯衫，同主人說說話，不知不覺會把茶碗打翻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一天到晚，少說總得鬧上兩個亂子，因此大眾送他一個美號，叫他做「唐二亂子」。

（蔭生：憑借上代餘蔭取得監生的資格。名義上是入監讀書，事實上只須通過一次考試便可授予一定官職。）

且說這唐二亂子二〇一歲上丁父憂，三年服滿，又在家裡享了年福。這年二〇四，忽然想到上海去逛逛，預備化上一二萬玩一下子，還想順便在堂子裡討兩個姨太太。到了上海，雖然同鄉甚多，但因他一直是往外頭隨任，平時同這般同鄉並沒有甚麼來往，所以彼此不大接洽。恰巧他列兄何孝先新過道班，總辦山西捐輸，場面很大，唐二亂子於是找到了他。當天何孝先就請他吃大菜，替他接風，跟手下來，又請他吃花酒，荐相好給他。唐二亂子畢竟無所不亂，席上朋友叫的局，他見一個愛一個，沒有一個不轉局。後來又把老表兄何孝先素來有交情的一個大先生，名字叫甄寶玉的，轉了過去。何孝先心上雖不願意，但念他同亂人一般，無理可講，只好隨他。好在他煙癮過深，也不能再作別事，樂得聽其所為，彼此不露痕跡。

唐二亂子又好買東西：不要說別的，但是香水，一買就是一百瓶；雪匣煙，一買就是二百匣。別的東西，以此類推，也可想而知了。一連亂了〇幾日。何孝先見他用的銀子像水淌一般，趁空便兜攬他報效之事。他問報效是何規矩，何孝先一一告訴了他。因為他是有錢的人，冤桶是做慣的，樂得用他兩個，於是把折扣上兌的話藏起不說，反說：「正項是一萬，正項之外，再送三千給撫台，包你一個『特旨道』一定到手。你是大員之後，將來上見的時候，只得山西撫台折子上多加上兩句，還怕沒有另外恩典給你。有此一條路，就是要放缺也很容易的。」一席話說得唐二亂子心癢難抓，躍躍欲試。但是帶來的銀子，看看所剩無幾，辦不了這樁正經，忙同何孝先商量，要派人回家去匯銀子。何孝先是曉得他底細的，便說：「一萬幾千銀子，有你老表弟聲光，那裡借不出，何必一定要家裡匯了來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本來我亦等用錢，索性派人回去多弄幾文出來。」何孝先怕過了幾天有人打岔，事情不成功，況且上海捐辦的人，鉛頭覓縫，無孔而入，設或耽擱下來，被人家弄了去，豈不是悔之不及。盤算了一會，道：「老表，你如果要辦這件事，是耽誤不得的。我昨天還接到山西撫台衙門裡的信，恐怕這個局子早晚要撤，這種機會求亦求不到，失掉可惜！依我的意思：這萬多銀子，我來替你擔，你不過出兩個利錢，一個月、兩個月還我不妨。你如果如此辦，馬上我就回局子，一面填給你收條，一面打電報知會山西。這事情辦的很快，不到一個月就好奉旨的。一奉旨你就是『特旨道』。趕著下個月進京，萬壽慶典還趕得上。趁這擋口，我替你山西弄個差使。這裡頭事在人為，兩三個月，只怕已經放了實缺也論不定。」一席話說得唐二亂子高興非常，連說：「准其托老表兄代借銀子。……利錢照算，票子我寫。」何孝先見買賣做成，樂得拿他拍馬屁，今天看戲，明天吃酒。每到一處，先替他向人報名，說這位就是唐觀察，有些扯順風旗的，亦就一口一聲的觀察。唐二亂子更覺樂不可支。何孝先便勸他道：「老弟，你即日就要出去做官了，像你天天吃煙，總得睡到天黑才起來。倘若放實缺到外邊呢，自由自便，倒也無甚要緊，但是初到省總得趕早上幾天衙門。而且你要預先進京謀幹謀幹，京裡那些大老，那一個不是三更多天就起來上朝的。老弟，別的事，我不勸你，這個起早，我總得勸你歷練歷練才好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要說起早，我不能；要說磨晚，等到太陽出了再睡，我卻辦得到。我倘若到京城，拚著夜夜不睡，趕大早見他們就是了。」何孝先道：「他們朝上下來還要上衙門辦公事，等到回私宅見客總要頂到吃過中飯。你早去了，他們也不得見的。就是你到省之後，總算夜夜不睡，頂到天亮上院；難道見過撫台，別的客就一個不拜？人家來拜你，亦難道一概擋駕？倘若上頭委件事情叫你立刻去辦，你難道亦要等到回來睡醒了再去辦？只怕有點不能罷。」唐二亂子想了一想道：「老表兄，你說的話不錯。我就明天起，遵你教，學著起早何如？」當時無話。

是夜唐二亂子果然早睡。臨睡的時候又吩咐管家：「明天起早喊我。」管家答應著。無奈他睡慣晚的人，早睡了睡不著，在床上翻來復去，雞叫了好幾遍，兩只眼一直睜到天亮。看看窗戶角上有一點太陽光射了下來，恰恰才有點朦朧，不提防管家來喊他了，一連叫了三聲，把他喚醒。心上老大不自在，想要罵人，忽然想起「今天原是我早起，叫他們喊我的」，於是隱忍不言，揉揉眼睛爬了起來。當下管家忙著打洗臉水，買早點心。眾管家曉得老爺今天是起早，恐怕熬不住，只好拿鴉片來提精神，於是兩個管家，一個遞一個裝煙，足足吃了三〇六口。剛坐起來，卻又打了兩個呵欠。正想再橫下去睡睡，卻好何孝先來了。一見他起早，不禁手舞足蹈，連連夸獎他有志氣：「能夠如此奮發有為，將來甚麼事不好做呢！」唐二亂子一笑不答。何孝先便說：「你不是要買翡翠翎管嗎？我替你找了好兩天，如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，真正是滿綠。你不相信，拿一大碗水來，把翎管放在裡頭，連一大碗水都是碧綠的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要多少價錢？」何孝先曉得他大老官脾氣，早同那賣翎管的捐客串通好的，叫他把價錢多報些。當時聽見唐二亂子問價，便回稱「三千塊」。誰知唐二亂子聽了，鼻子裡嗤的一笑，道：「三千塊買得出甚麼好東西！快快拿回去！看亦不要看！」那個賣翎管的捐客聽他說了這兩句，氣的頭也不回，提了東西，一掀帘子竟去了。

唐二亂子道：「我想我這趟進京，齊巧趕上萬壽，總得進幾樣貢才好。你替我想，這趟貢要預備多少銀子？」何孝先道：「少了拿不出手，我想總得兩三萬銀子。你看夠不夠？」唐二亂子又嗤的一笑，道：「兩三萬銀子夠什麼！至少也得〇來萬。」何孝先道：「你正項要用〇來萬，你還預備多少去配他？你一個候補道，不走門子幫襯幫襯，你這東西誰替你孝敬上去呢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自己端進去。」何孝先道：「說得好容易！不經老公的手，他們肯叫你把東西送到佛爺面前嗎？要他們經手，就得好好的一筆錢。你東西值〇萬，一切費用只怕連〇萬還不夠！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我們是世家子弟，都要塞起狗頭來還了得！」何孝先道：「你不信，你試試看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這些閑話少說，這種錢我終究是不出的。如今且說辦幾樣什麼貢。」何孝先想了一樁是電氣車。唐二亂子雖亂，此時忽福至心靈，連說：「用不得！……這個車在此地大馬路我碰見過幾次。大馬路如此寬的街，我還嫌他走的太快，怕他鬧亂子；若是宮裡，那裡容得這家伙。不妥！不妥！」何孝先又說電氣燈，唐二亂子又嫌不新鮮。後來又說了幾樣，都不中意。還是他自己點對，想出四樣東西，是：一個瑪瑙瓶，一座翡翠假山，四粒大金剛鑽，一串珍珠朝珠。好容易把東西配齊，忙著裝滿停當。

看看又耽擱了半個月，唐二亂子要緊進京。齊巧山西電報亦來，說是已經保了出去。得電之後，自然歡喜。過了一天，又接到家信，由家裡托票號又匯來〇多萬銀子。取到之後，算還何孝先的墊款，還了制辦貢貨的價錢，然後寫了招商局丰順輪船大餐間的票子，預備進京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已到北京。唐二亂子自小嬌生慣養，以至成人，今番受了輪船火車上下勞頓，早害得他叫苦連天。預先托人在順治門外南半截胡同賃了一所房子，搬了進去，就一連睡了三天。又叫人請大夫替他看脈。大夫把了脈出來，同管家說：「你們大人不過路上受了點辛苦，沒有什麼大毛病，將息兩天就好的。」管家連忙搖手，道：「先生，你萬萬不可如此說！你要說他沒病，你二道就沒有生意了。你一定要說他有病，而且說病的很利害。開的藥味要多，價錢要大，頂好每劑藥裡都要有人參；他瞧了才歡喜，說你的本事不錯，明日仍舊請你。」大夫道：「人參是補貨，無論什麼病可以吃的嗎？」管家道：「大老官吃藥，不過呷上一口就吐掉的。本來沒有什麼病，橫豎藥又吃不到肚皮裡去，莫說是人參，就是再開上些別的亦不防。我們已同對過藥舖裡說明，方子上有人參，叫他不論什麼放上些，價錢盡管開大，賺了錢一家一半。先生，你若是要生意好，要我們敞上天天來請你，你醫金不妨多要些，三〇兩，二〇兩，盡管開口；要的少了，他還瞧不起你。這個錢我們亦是一家一半。先生，我們講的是真話，並不是玩話。他是有錢的人，不賺他的賺誰的。」那個醫生唯唯遵教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唐二亂子果然又派人來請。那醫生便同來人說：「貴上的症候很不輕，而且不好耽誤日子，一天最好要看三趟。」又說：「我為著要替你們貴上看病，把別的主顧生意一齊回掉，專看你一家，總得二〇四塊錢一趟，再加四元六角掛號錢。」唐二亂子一一遵命。等到開出方子來，動不動人參五錢、珠粉二錢，一貼藥總在好幾〇塊。唐二亂子吃過之後，連稱：「大夫有本事！……果然病已好了許多！」又過了幾天，方才出門拜客。

此番來京，為的是萬壽進貢，於是見人就打聽進貢的規矩。也不管席面上戲館裡有人沒人，一味信口胡吹，又道：「我這分貢要值到〇萬銀子，至少賞個三品京堂侍郎銜，才算化的不冤枉。」人家聽了他，都說他是個痴子，這些話豈可在稠人廣眾地方說的。他並不以為意。

他有個內兄，姓查，號珊丹，大家叫順了嘴，都叫他為「查三蛋」。這查三蛋現在居官刑部額外主事，在京城前後混了二〇多年。幸虧他人頭還熟，專門替人家拉拉皮條，經手經手事情，居然手裡著實好過。如今聽見妹夫來京，曉得妹夫是個闊少出身，手

筆著實不小，早存心要弄他幾個，便借至親為名，天天跑到唐二亂子寓處替他辦這樣，弄那樣，著實關切。不料唐二亂子是大爺脾氣，只好人家巴結他，他卻不會敷衍別人的。查三蛋見妹夫同他不甚親熱，便疑心妹夫瞧他不起，心上老大不自在，因此心上愈加想要算計他一下子。

唐二亂子是肚皮裡存不下一句話的，把進貢的事天天朝著大眾說。查三蛋立刻拉在身上，說：「我裡頭極熟，宮門費一切等事，等我找個人進去替你講，□萬銀子的貢，大約化上三萬銀子的使費也就夠了。」無奈唐二亂子另有一個偏見，別錢都肯化，單單這個「宮門費」不肯化，說：「我有銀子寧可報效皇上。他們是什麼東西，要我巴結他！我做皇上家的官，是天子奴才；他們伺候皇上，難道不是奴才？我為什麼要送錢給他用？我有三萬銀子，我大八成的道台都可捐得了。我為什麼拿錢塞狗洞！」查三蛋道：「『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』。他們這些人賽如就是些小鬼，你同他們纏些甚麼？見上司還要門包，難道見皇上就不要門包麼？這宮門費就同門包一樣，從敬事房起，裡裡外外有四□八處，一千多人分這筆錢，怎麼好少他們的呢？」唐二亂子一聽內兄要他化錢，心上愈加不高興，閉著眼睛，搖頭不語。其實查三蛋說的都是真話，就是勸他出三萬兩，也恰在分際，所謂『不即不離』。無奈唐二亂子因為舅爺是窮京官，本來就瞧他不起的，如今見他想要經手，越發生了疑心，所以彼此更不投機。查三蛋一見妹夫有疑他的心思，就是要掏良心也不肯掏了。

此時趨奉唐二亂子的人真不少，大家一見查三蛋話不投機，就有個想討好的私下同唐二亂子說：「我認得軍機上某王爺，大約只消化得一萬銀子，這分貢禮就托王爺替我們帶了進去。有王爺的面子，還怕上頭不收？王爺又在軍機上，這事情由他經手，將來上頭有什麼恩典，少不得仍在王爺手裡經過，他得了你一萬銀子，一定是替你盡心的。不要說京堂，論不定上頭只肯給你一個京堂，王爺替你求求，變個侍郎，亦未可知。」唐二亂子信以為真，從此便不理他內兄，把這事全托了那個人。那個人又天天來候信，催著付銀子，又道：「早進去一天，觀察就早高升一天。」唐二亂子果然把一萬銀子給了他。誰知那人錢已到手，一連三日沒有回復。

唐二亂子急了。幸虧他是直性子的人，等到沒得主意的時候，仍舊請了舅爺來商量。查三蛋見妹夫又請教到他，便乃揚揚得意的說道：「你這人本來好糊塗！我們至親，豈肯叫你上當。你不相信，偏要聽人家的瞎話，拿我們不當人。如今怎麼樣？一萬銀子那裡去了？事情到底辦成沒有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這些話不用說了。都是我不好，誤聽人言，丟掉一萬銀子算不了什麼！」查三蛋道：「我叫你只出三萬銀子的宮門費，你嫌多；如今又貼上一萬，倒說算不得甚麼。真正不曉得你們打的是什麼算盤！」唐二亂子一聲不響，悶在那裡吃煙。查三蛋又道：「京城裡這種人一撞木鐘的人很多，一個不留心就上了當去。等到騙了你的銀子，你要找他，也就沒有地方去找他的？我且請教你：那個人到底叫個什麼名字？你怎麼會認得他的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那人沒有姓，名字叫文明，是個在旗的。還是那天在志美齋席面上認得的。他說他是內務府的司員，現住城裡石附馬大街。我想他既是內務府的官，一定裡頭的信息靈通的，所以就托他去辦。誰知遭了他的騙！真正意想不到之事！」查三蛋道：「越發荒謬！他既是內務府的人員，不在裡頭走門路，倒走到外頭來！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也好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這已過去的事情，也不用談他了，且商量現在我們怎麼辦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我已經吃虧一萬，現在你再要三萬豈不是總共要化去四萬？我總嫌太多。如今我只肯再出兩萬，連失撇的總共三萬，也算依你的數了。」查三蛋道：「一萬銀子是你自己願意被人家騙去，與我何干？又不是我用的！這話可笑不可笑！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我不管！我總在這個算盤上算。」查三蛋低頭一想：「他的算盤如此打法。我如今按照三七叫他拿錢，並沒有叫他多拿分文。無論那裡，看他用錢用的很大方，獨獨於我至親面上如此計較。而且我辦的仍舊是他切己之事。他同我調脾，我也犯不著拿好良心待他。看來他上過一次當還不夠，定要叫他再上一次，方能明白。」主意打定，便道：「既然你只肯兩萬，三成之中，不過少得一成，同前途去商量起來看。只要他們肯收，我又何苦要你多化呢。」唐二亂子聽得此言入耳，方才說了聲「費心」。

查三蛋退辭出去，便去找到素來同他做連手的一個老公，告訴他有這筆買賣。老公不等他提價錢，先說道：「三爺的事情，又是令親，我們應得效力。」查三蛋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」便附耳如此這般，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我們雖是親戚，但是他太覺瞧人不起，只肯出一萬銀子的宮門費。他是有錢的人，不是拿不出，等他多化兩個亦不打緊。」老公一聽，他們至親尚且如此，樂得多敲兩個。連忙堆下笑來說道：「他是什麼東西！連著親戚都不認，真正豈有此理！就是三爺不吩咐，咱也要打個抱不平的！我去招呼他，叫他花一萬銀子先交進來。就說上頭統通替他回好，叫他後天□點鐘把東西送上來。等他到了這裡，咱們自然有法子擺布他。」查三蛋諾諾連聲，連忙趕到唐二亂子寓所同他說：「准定二萬銀子的宮門費，由大總管替我們到上頭去回過。叫你今天先把宮門費交代清楚，後天大早再自己押著東西進去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何如！我說這些人是個無底洞，多給他多要，少給他少要。不是我攔得緊，豈不又白填掉一萬，如今二萬銀子我是情願出的。」說著，便叫一個帶來的朋友，拿著折子到錢莊上划二萬銀子交給查三蛋，替他料理各事。查三蛋銀子到手之後，自己先扣下一半，只拿一半交代了老公。老公會意。

到了第三天，唐二亂子起了一個大早，把貢禮分作兩台，叫人抬著。查三蛋在前引路，他自己卻坐車跟在後頭。由八點鐘起身，一直走到九點半鐘，約摸走了□來裡，走到一個地方。查三蛋下車，說：「這裡就是宮門了，閑雜人不准進去。」眾人於是一齊歇下。查三蛋揮手，又叫眾人退去。唐二亂子亦只得下車等候。等了一回，只見裡頭走出兩個人來，穿著靴帽袍子。查三蛋便招呼唐二亂子，說：「門裡出來的就是總管的手下徒弟，所有貢禮交代他倆一樣的。」唐二亂子一聽是裡頭的人，連忙走上前去，恭恭敬敬請了一個安，口稱：「唐某人現有孝敬老佛爺的一點意思。相煩老爺們代呈上去。」誰料那兩個老公見了他，大模大樣，一聲不響。後來聽他說話，便拿眼瞧了他一瞧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好大膽！佛爺有過上諭，說過今年慶典，不准報效。你又來進什麼貢！你是甚麼官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道台。」老公道：「虧你是個道台，不是個戲台！咱問你：你這官上怎麼來的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山西賑捐案內報效，蒙山西撫院保的。」老公道：「銀子捐來的就是，拉什麼報效！名字倒好聽！咱一見你，就曉得你不是羊毛筆換來的！如果是科甲出身，怎麼連個字都不認得？佛爺不准報效，有過上諭，通天底下，誰不曉得，單單你不遵旨。今兒若不是看查老爺分上，一定拿你交慎刑司，辦你個『膽大鑽營，卑鄙無恥』！下去候著罷！」那老公說完了這兩句，揚長的走進

（慎刑司：清代內務府下的一個官署，執掌宮廷和旗人的笞杖一類刑罰。）

唐二亂子這一嚇，早嚇得渾身是汗，連煙癮都嚇回去了。歇了半天，問人道：「我這是在那裡？」其時抬東西的人早已散去，身旁止有查三蛋一個。查三蛋一見他這個樣子，曉得他是嚇呆了，立刻就走過來替他把頭上的汗擦乾，對他說道：「當初我就說錢少了，你不聽我。可恨這些人，我來同他說，他們連我都騙了。既然二萬不夠，何不當時就同我說明，卻到今天拿我們開心！」

此時唐二亂子神志已清，回想剛才老公們的說話不好，又記起末後還叫他「下去候著」的一句話，看來凶多吉少，越發急的話都說不出。只聽查三蛋附著他的耳朵說道：「老妹丈，今天的事情鬧壞了！有我亦不中用！看這樣子，若非大大的再破費兩個不能下場！」唐二亂子一心只想免禍，多化兩個錢是小事，立刻滿口應允。查三蛋便留他一人在外看守東西，自己卻跑上台階，走到門裡，找著剛才的那個老公。往來奔波，做神做鬼，又添了二萬銀子。先把貢禮留下做當頭。二萬銀子交來，非但把貢禮賞收，而且還有好處，倘不交二萬銀子，非但不還東西，而且還要辦「膽大鑽營」的罪。三面言定，把貢禮交代清楚。唐二亂子方急急的跟了查三蛋出來。這天起得太早，煙癮沒有過足，再加此一嚇，又跑了許多路，等到回寓，已經同死人一樣了。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